


Aryn Kyle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BOYS AND GIRLS LIKE YOU AND ME

[美国]艾琳·凯尔 著 冷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Aryn Kyle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BOYS AND GIRLS LIKE YOU AND ME

[美国] 艾琳·凯尔 著 冷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美)凯尔著;冷枫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179-0

I. ①像… II. ①凯… ②冷… III. ①短篇小说-小
小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377 号

Aryn Kyle

BOYS AND GIRLS LIKE YOU AND ME

Copyright © Aryn Kyle 201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ryn Kyle c/o Denise Shann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878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夏 宁

选题策划: 邱小群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美]艾琳·凯尔 著

冷 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171,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79-0/1·4088 定价:29.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

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新娘
027	九岁
053	经济学
072	连锁书店里的性爱场面
086	船长的俱乐部
118	玩笑赌明天
141	陌生人的陪伴
160	照看
186	女人
192	效忠
223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献给 N

新娘

和我做爱的第一个男人自始至终都闭着双眼。在我所上中学的那座剧院道具间的皮沙发上，我们干了那事。这条长沙发是我父母送给学校的，为的就是能让我在《嫁给七兄弟的七个新娘》里扮演一个角色。假如我妈缝制了戏服，或者我爸搭建了布景的话，事情本来就办好多了。可实际上我妈没有缝制戏服，我爸也没有搭建布景（他说他宁可在舌头上钉个钉子，也不愿把周末浪费在搭建一堆硬纸板做的灌木丛上）。他们给了学校戏剧社二百美元用于印制节目单，还把丢弃在车库里的那条沙发（因为被家里的狗咬穿了一条扶手）送给了学校。这样我便得到了一个角色：镇民三号。我也有了一句台词：去个人把牧师找来！

排练的第一天，我站在一边瞅着，剧社其余的演员都伸手搂着对方的脖子，互相亲吻对方的脸。

“我们都亲密无间，”剧中的一个新娘对我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扮演新娘和那七个兄弟的全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其余的镇民都是二年级生。我们的戏剧老师麦克法兰先生一般不启用一年级新

生。他比较信任那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锻炼出来的人。

“你们要通过多看来学习，”他说，“在这儿谁都不是明星。”

迪莉·莫里斯却不受这条规则的约束。她是个低年级生，出演的却是那个主要的新娘米莉。除了我之外，她是台上唯一一个没有上蹿下跳，并且大呼小叫地与上场的每个人打招呼，尖声说“见到你真高兴！”之类的话的人。迪莉从上中学起就是每部音乐剧里的绝对主角，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她要明星脾气的传闻，比如大发脾气，生气时摔坏道具，冲着舞台工作人员尖声斥责，把音响师骂得哇哇大哭，在排练时夺门而出、拂袖而去，等等。据说有一次，那个吹大号的同学在排练《你好，多利！》时三番五次地把那首气势磅礴的阅兵曲吹砸，结果受到了迪莉冲他扔鞋的待遇。另外还在《奥利弗！》排练到一半的时候，她曾把比尔·塞克斯给开了，叫人替换了他，原因是他在她独白时用胳膊窝弄出放屁的声音。

在我们作完自我介绍之后，麦克法兰先生让我们在舞台上围坐成一圈。根据惯例，我们要四处蹓跶着把所扮演角色的起因动机等讲解给剧组的其他演员听。我看得出来，别的演员以前都做过这件事。他们不仅有台词，还都有各自的经历。比如说，杰克·欧文斯（他的演技与迪莉有的一拼）在叙说自己住在偏远地区受尽苦难时，不断调整头上的棒球帽；珍妮·克鲁斯扮演的角色是挤牛奶；丽萨·安德森曾从井里挑过水；艾利森·莫斯利曾是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事件的幸存者。

轮到我时，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双手发呆。

“格蕾丝，你呢？”麦克法兰先生问，“你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你想要怎么演？”

我双手的手指轮流攥紧大拇指。“是我想让人把牧师找来么？”

七个“兄弟”不停地翻着白眼儿，七个“新娘”则把嘴巴捂进彼此的头发里嗤嗤笑着。迪莉四仰八叉地伸开双腿，身子后仰，用双手支撑着地。

“可是你为什么想让人去把牧师叫来呢？”她问。

我回忆起剧中出现的那个场景。“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么？”

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对呀，”她说，“然后呢？”

我的指尖变得冰凉，感觉到我的喉咙也在发紧。迪莉向我歪过身来。“那是因为你从心底里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她说，“你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可你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明白啦？”

这我可没想到，不过她说得有道理。这是全剧的一个关键时刻。在我唯一的这句台词里，我可是代表整个一段历史在发言。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可能真的是对婚前性行为极为看不惯吧。

“多谢啊，”我对迪莉说，她却调皮地向我眨眨眼。这是料得到的——她应该很了解像婴儿啦宗教信仰啦还有处女膜啦等等这些事情。一年前，她姐姐因为怀孕而被学校开除了。我猜想这应该是个很大的事情，既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什么的。

排练结束后，迪莉站在舞台边跟麦克法兰先生嘀嘀咕咕，我们其余人则忙着把剧本和双肩背包什么的归置到一起。“新娘”们站成一块堆儿，彼此你拱拱我我推推你，冲着迪莉的方向点头挤眼

儿。我走近她们，希望她们让我进到她们的圈子里，用她们挤眉弄眼的无声语言跟我交流。迪莉突然放声大笑，随即用手捂住了嘴巴。“这太恐怖了！”她惊叫，麦克法兰先生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地敲了敲她的前额。

当她扭过头来看到我们时，“新娘”们连忙跑散了，我也赶紧低下头去盯着地板，以便掩饰我刚才一直朝她看的事实。

“喂！”她边喊边一路小跑着穿过舞台，朝我奔了过来。“嗨，叫你呢。”她用手指打出啪啪的响声。“你叫什么来着？”

我扭头瞧了瞧身后：一个人都没有了。“格蕾丝么？”

“对，格蕾丝。你是个新生，对吧？”我点了点头。“嗯，你今天演得还真不错。”她的眼睛从上向下打量了一遍我的全身，我连忙用双手搂住自己的前胸。

“多谢了，”我说道，“你也演得很好哦。”

“我真喜欢你的衬衫，”她说道，我低头看着自己。“看上去就像米莉应该穿的那种，你觉得呢？”

我如鲠在喉，双臂也重新垂落到身体两侧。“你想要的话，可以管我借呀，”我告诉她。

“真的？”她用手向下轻轻划过我的裙子，并用手指捏起布料来看。“服装店的人个个都是怪胎，太有才了。这下我可糗大了。”

“我还有别的呢，”我告诉她，“更好的。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去我家看看。”我想象着在首演的那天晚上，我的服装在迪莉·莫里斯的身上飘忽转悠，我的衬衫的布料碰触着她的锁骨，磨蹭着她的喉咙的那条曲线。这些事情有朝一日我都会讲给我的孩子

听的。

迪莉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步行穿过前门时，她突然双膝立正呆呆地站在走廊里。“天哪，”她惊呼道，“你爸爸是个电影明星吗？”

“他是个医生，”我告诉她。

“我觉得我应该把鞋脱了。”

我坐在我的床上，迪莉站在衣橱前。“天呐，格蕾茜，看看这一切吧！”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提高到嗓子眼儿了。之前还没人叫过我格蕾茜呢。

“我妈真的很喜欢购物，”我对她说。

“我猜到了，”她说，“你可真幸运。我妈就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购物。”她把衣服一件件地拉出来，站在我的全身镜前面一件件地往自己身上比划，还前后左右地扭着屁股。

“你可真有福气，”她连声称赞，并在镜子中与我四目对视。“你知道吗，服装店里的人大多数都不怎么喜欢我。”

我眼前出现了她抬脚踢那个大号手的场面。“他们可能只是嫉妒你吧，”我对她说，她点了点头。

“麦克法兰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迪莉把每件看来过时的衣服都挑了出来，把它们堆在我身边的床上。我快要习惯了从她嗓子眼儿里发出来的各种小噪音；每当她看到一件她喜欢的衣服时，她都会轻声地大呼小叫。比如把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时，她的舌头就发出啧啧的声音；当她举着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时，你会听到她用牙帮吸凉气的声音。然后她的胳膊在

我的衣柜里猛地僵住了，她还张大了嘴，就像身体里缺氧似的。“这些都是小山羊皮的吗？”她边问边取出了我为过圣诞节而买的裤子。

“对呀，”我回答说。她把裤子举着远离自己的身边，就像怕碰到它似的。“可我并不觉得米莉会真的穿它。因为，你知道的，那可是在开拓西部边疆的时代。”我补充道。

迪莉没有回答，而是慢慢举起裤子的一条裤管贴在自己脸上，同时合上双眼，用那只空手捂住胸口。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借去穿，”我对她说。她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此话可当真？我的意思是，这是真的吗？真可以这样吗？”她的手心在我手里变得冰凉。我还能闻到她的发香，甜甜的像奶油可可的味道。

“当然了，”我肯定地说。她兴奋地大声尖叫，攥紧手中的裤子将其揽入怀中。

“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她边说边脱掉自己的蓝色牛仔裤，开始试穿我的小羊皮裤。“我觉得你应该当我的替角儿。”她用双手按住自己的腰眼儿，站在镜子前很快地扭来扭去。

听她这么一说，我感觉肺里的空气像一下子被抽空了似的。我展望未来，恍然觉得将来的一切将会是这样的：我俩坐在空空的舞台上，边吃着红甘草糖，边串台词；到处张贴着剧照，我和她勾肩搭背位列中央；迪莉在我家吃晚饭，在我家过夜，和我全家一起去度假……谁也不会像我那样了解她。

“可是这事儿难道不是由麦克法兰先生决定么？”我疑惑地问。迪莉双手围成圈，抱着脑袋，若有所思。

“格蕾茜，”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来这儿的时间不长，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不过，事情一般总会以我想要的结局圆满结束的。”

排练期间，只要迪莉不出现在舞台上，她就会坐在观众席中的麦克法兰先生旁边，并把双脚翘起在前排的座椅背上。在其他演员都聚精会神排练的同时，他俩却交头接耳遮头掩面地不知嘀咕些什么。他俩交谈的背景噪声竟然不时传到排练的现场，俩人的爆笑也时时响起在那些并非逗趣的场景中。

在迪莉到我家借衣服的第二天，她和麦克法兰先生一起仔细观摩着我们这些“镇民”排练我们的重头戏。我尽力投入戏中，揣摩我那句台词的分量，把我这个“镇民三号”的角色演活。

“去个人把牧师找来！”

这一幕结束后，迪莉朝麦克法兰先生歪过头去，透过披散下来的头发对他悄声说了些什么。他把下巴歪向一边，并点了点头。“格蕾丝！”他叫了一声，我应声走到舞台边儿上。“演得不错，”他说。

“谢谢，”我回答。

“让你当迪莉的替角儿，你觉得怎样？”坐在观众席里的其他演员个个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什么！？”他们表情夸张地惊呼。“新娘”们重重跌坐在座位上；杰克·欧文斯用手捂住胸口瘫